

# 析醒解愠，锋发韵流

——记沈尹默先生赠郭子杰入蜀词稿

刘石

近日有幸，近四十年后得以重睹秋明翁沈尹默先生赠郭子杰入蜀词稿装帧一册，令人回忆起一些难忘的往事，又从那儿勾起了一点考证的兴趣。

秋明翁不愿替日本人做事，于1939年5月间自沪入渝，直到抗战胜利后次年即1946年秋才回到上海。在重庆的七年中，作词兴致颇高，数量不少，手书编集，冠以名称，今可见者，有《念远词》《松整词》等。秋明翁弟子戴自中先生据施盐存先生所赠《雍园词钞》统计，《念远词》起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，收词112首；《松整词》起1942年3月至1945年6月，收词73首，较他本所收为多，当为写定稿。

秋明翁当年屡以两集中的词作书赠他人，今天可见者，如1942年8月，应程千帆、沈祖棻夫妇之请，用端整的簪花小楷完整抄录全部《念远词》和《松整词》仅成的46首相赠，有1984年齐鲁书社《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》影印本；1941至1945年间陆续书赠学生张充和62首（并有诗跋52首），2001年广西美术出版社汇为《沈尹默蜀中墨迹》一册影印出版。

另有一种，即开头提及的赠郭子杰者，1985年巴蜀书社据徐无闻先生提供的原件（右上图），以《沈尹默先生入蜀词墨迹》（以下称“入蜀词”）为名影印行世。秋明翁书时未具年月，但用的是成都诗婢家笺谱，无闻公1964年岁末将之重装为线装一册，跋语中云，诗婢家笺谱成于1943年，秋明翁1946年出蜀，故当作于1944或1945年六十二岁三岁时。

巴蜀本中又有无闻公1984年5月的新跋一页，简单交代了一句“于1959年得于重庆”，经询无闻公公子、西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徐正行兄，大约是在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，无闻公从单位集中学习后回家，在幼儿园门口被一黄姓中学生骑车撞伤，中学生的父亲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黄教授，与无闻公本有点头之交，遂来家探视，聊到手中有一册入蜀词，是朋友郭子杰所送，因自己并不爱书法，故尔转相赠与。

郭子杰先生，名有守，1901年生，四川资中人。据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的《资中县志》，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，又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，回国后任教育部秘书长，1939年3月到抗战胜利，任四川省教育厅长，于发展蜀中战时教育颇有贡献。1946年初去英国筹备中国参加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工作，又移居纽约等地，被台湾当局派往比利时“大使馆参事”，然时时刻刻怀祖国，终于在1963年回到北京，1978年去世。

秋明翁在《入蜀词》跋中云：“右入蜀以来所为长短句，子杰必欲得之，因为书此册。”郭子杰海外期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身份，积极联络海外文艺人士，与张大千、常玉、张玉兰等画家交往甚多，尤其与张大千为表兄弟兼好友，是张大千绘画进入欧洲的重要推手，大千有赠其《大千狂涂》册页三种传世。加之他是文学系出身，与秋明翁当年交往并索书诗词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秋明翁还曾为其临写《孟法师碑铭》，成册页二十五开，时在乙酉冬日，这也是两人蜀中墨缘的又一见证，曾于2009年在湖州博物馆举行的“晋韵流衍：沈尹默书法艺术精品展”中展出。

《入蜀词》书写的具体时间尚可持续考。秋明翁书赠沈尹默夫妇的《念远词》卷首有“值余来成都，出示索为题记，因志其由来如此，奚未嘉平”的题识，知秋明翁于1943年末、1944年初有成都之行（见《沈尹默年谱》），又据刘振宇先生《己见春生处士家——从北京画院藏南台台图看张大千、林思进在成都的艺术交往》（《大匠之门》会议论文集，2021年6月），1944年1月9日，郭子杰在成都福兴街全家福餐厅宴请沈尹默、陈寅恪、钱穆、蒙文通、徐中舒等，午宴后观赏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，张大千亲为导览。郭子杰之索字，或即在此期耶？



沈尹默入蜀词墨迹

《入蜀词》的递藏者无闻公，在1963年7月30日与8月5日两次登门谒见秋明翁，请教书法，并终身视秋明翁为师，有诗《奉简沈尹默先生惠赠行书横幅》云：“当今喜拜吴兴翁，谁谓钟王绝后踪。鹤舞鸾翔生奇意，圆规方矩见宗风。壮年北海忧离乱，垂老神州乐大同。笔上百花开不尽，艺林千载望衡宗。”无闻公行书走的是二王一路，书风与秋明翁本相接近，当面请益后，有意无意间更相规模。正行兄除见示上举七律外，还曾惠示无闻公临写秋明翁行书的墨迹，置于秋明翁书法中，真能达到乱真的程度。无闻公自述学书历程时仅提及三人：“我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，十五岁后又从潜江易均室先生学习，写篆书受益颇多。易先生也是沈老的朋友。三十以后，更有幸向沈老请教。”（《记沈尹默老人学书法》）可见秋明翁之于无闻公的重要性了。

无闻公与家大人刘元树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同窗好友，1954年大学毕业后几十年间一直保持联系和友谊。无闻公第二次赴蜀秋明翁时，家大人随行，并得到了秋明翁的一件行书条幅（右图），“癸卯立秋前一日”，即1963年8月5日，条幅上的年款准确地记录下他们拜访秋明翁的日期。今岁又在癸卯，而不便恰恰年周花甲，不禁感慨系之矣！

1980年我继踵父辈，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。无闻公其时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，因参加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纂并任字形组组长，时常回成都，经常托人带信让我去见他，不仅能打一回牙祭，还能在学业上得到他老先生的指导。有一次去他暂寓的一环路南的成都军区招待所看他，他正在铺开的纸上誊写着什么，原来旁边就是秋明翁的这册词稿，准备交巴蜀书社印行，因为是行草书，担心读者不易辨识，正用楷书作释文呢。记得用的是比普通信笺略为宽大的宣纸，写的是一手清雅的褚体小楷，桌上还摆着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《词谱简编》，应当是他在成都临时找来的。无闻公说，词是长短句的，为了断句便捷准确，有时需要翻翻词谱。之所以记得清楚，是后来我也照着买了一本，至今还在寒窗书架上呢。

《入蜀词》共收词44首，前31首见沈尹默所藏《念远词》，后13首中之前11首见沈尹默所藏《松整词》，末二首见戴自中先生的《松整词》录文（《秋明诗词集》收入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刊），经比勘，只有九处无关紧要的异文。

秋明翁在上引“右入蜀以来所为长短句，子杰必欲得之，因为书此册”跋文后又云：“聊用为析醒解愠之具，他人睹之，未必有意思也。”我还注意到秋明翁手书《涉江词》跋后铃有“析醒解愠”白文一印。按“析醒”“解愠”连用，出北宋词

人晏几道《小山词》自序：“《补亡》一篇，补乐府之亡也。叔原者浮沉酒中，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，试续南部诸贤绪余，作五、七字语，期以自娱。不独叙其所怀，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，所同游者意中事。”

晏几道，北宋词人晏殊的第八子，性孤高痴绝，专力作词，秀气胜韵，直逼温韦、南唐，与其父晏殊皆为婉约词之正调。相较二者，大晏以太平宰相写富贵生活，词作明丽雍容，风调雨顺，而内蕴稍欠；小晏词则如其自序所论，既可析醒，又可解愠，即既可娱宾遣兴，佑酒佐欢，又可寓其微痛纤悲，除烦涤怨。虽亦“期以自娱”之作，毕竟多了一些“叙其所怀”的成分。

秋明翁此期所作，正多取二晏，上及五季，故其自谓“聊用为析醒解愠之具，他人睹之，未必有意思”。这未必有意思的意思，在1951年10月所抄《秋明长短句》（包括了重庆期间的93首和1946年秋返沪后所作23首，有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）末的题记中重申：“右长短句若干首，大抵曩时析醒解愠之所重，以其犹贤于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亦既吟成，遂复录而存之，以备览焉。由今观之，言差近而少讽，悲欢不出于一己，忧乐无关于天下，正如爱伦堡氏所讥，小熊无力得失，自晒其掌，掌尽而生命亦随之而尽者，是可愧也夫。”虽然这些一而再的表达未必没有自谦的成分，但相当程度上确可成为我们理解这些词作的基础。何况，其《念远词》之得名，当即出大晏的《浣溪沙》：“一向年光有限身，等闲离别易销魂。酒筵歌席莫辞频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”因此，我们不必在其中深求多少意蕴言外的比兴寄托。

甚至“念远”一语，也未必就能确指身处异地的爱人。汪东《调笑令·题〈念远词〉》：“凄断凄断，满目山河念远。攀得钿合瑶簪，地北还兼海南。南海南海，中有惊鸿影在。”他似乎将《念远词》理解成爱情词了，但秋明翁1930年在北平有《春蚕词》一卷三十余首，那才是为女友褚保权所作的真正的爱情词，从造语和情思来看，二者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。即或《念远》《松整》二集中有相关的情感抒写，至少较《春蚕词》隐晦得多，我们能读出更多的还是排遣闲愁以及消解幽忧吧。

排遣闲愁是词作之传统，消解幽忧是时事所使然。《松整词》中有一组四首《浣溪沙》词，其序云：“乙酉（1945年）仲春，湛翁自乐山寄书来，附小词一阙。盖山居寂寞，聊复陶写，以遣幽忧……湛翁寂寞之心，正余怀所具，亦即众感所必照者也。”此幽忧既与湛翁一浮及众感俱同，即转而可证确非关一己之私，而属时事之忿。程千帆先生在所藏《松整词》跋中云：“往者抗日军兴，东南名德违难入蜀，每假吟咏以抒家

国之思，而吴汪先生旭初、吴兴沈先生之为尤，世所宗仰。”词人本心灵善感之人，“寇氛既炽”（1948年春夏夏敬观《念远词序》语），避难蜀中，其怀如何，是不难想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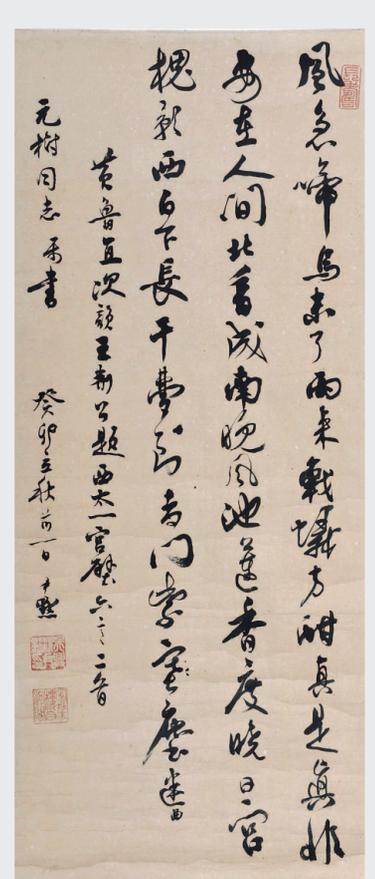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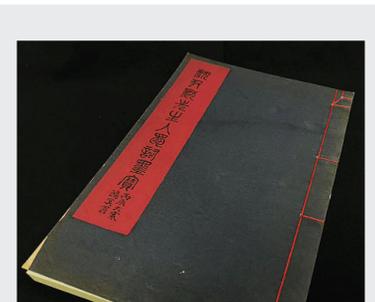
秋明翁词作艺术，早年偏重小令，入蜀后始涉慢词。小令学南唐及二晏，于小晏尤为钟情，含蕴深微，词境迷离，短语之中含有无限神韵，早得世人公认。慢词多学柳永、周邦彦、刘克庄、蒋捷、吴文英等，最长的词调《莺啼序》也乐于为之。结构繁复，善铺叙，针脚细密而不见其迹，不觉其涩，所存虽不算多，洵称高手。自来令慢兼工号为难事，而秋明翁能之，足见其于词一体用力之勤，探索之深，成就之大。

秋明翁书法名满天下，无待多言。以不佞管窥之见，他的行书有三类，一是蕴藉闲雅如大家闺秀者，一是锋发韵流如弹丸脱手者，一是浑灏冥茫如暮云苍松者。他特别重视执笔法和运笔法，1940年在重庆作有《执笔五字法》一文，1943年又行书以赠蒋维枢先生，此后还多次书写，并作修订（参齐鲁书社1986年本），强调“腕司运笔，运求其活，活始能控制得笔，以神其用。用笔之要在按提，提按得宜，性情乃见，所成点画自有意致”。作于同一年的这册《入蜀词》，正是秋明翁腕重运活而笔重提按的杰出典范，展卷字字活，笔笔活，光昌流利，悦目赏心。无闻公重装跋称：“词升宋贤之堂，书入晋人之室。两美斯备，并世所稀。”余于公论，无间言矣！

《入蜀词》所用笺纸为1943年成都诗婢家主人郑伯英远求坠绪、近集时珍所制套色木板水印佳品，乃采摭当世蜀中、游蜀或省外诸名家画事而成者，包括赵熙、余兴公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陈师曾、赵望云、黄君璧、关山月、张采芹等，琳琅满目，精美纷呈。首版只印五百部，当时即称难得。所用者有“第二二部”的编号，且编号处及郑氏笺谱后记署款处均有手铃的郑氏名印，余往年见谢无量以同一笺谱所书诗稿一册则俱无之。今日观之，弥觉珍贵了。

最后还可一提的是，无闻公用褚体精写的小字楷书释文，附在巴蜀书社版秋明翁原稿后印出，与秋明翁的墨迹珠联璧合，相映生辉。然而出书后释文并未随秋明翁诗稿退回无闻公，40年转瞬即逝，如果它还存于天壤之间的话，那素净的宣纸应该略泛微黄了吧！而秋明翁这册赠郭子杰入蜀词稿首尾完好，一如当年，今幸重睹，又恰值秋明翁诞辰140年，无闻公逝世30年，始知世间有所谓夙缘天幸者，真非虚语也！

（本文写作得到孙迪、徐正行、刘高三位的多方帮助，特别致谢）



沈尹默赠本文作者父亲刘元树的行书条幅

## 笔会

谈艺录

# 巴洛克歌剧的明珠，声乐与器乐俱美

任海杰



英国合奏团音乐会版亨德尔歌剧《罗德琳达》2023年11月26日在上海音乐厅上演 叶辰亮 摄

意大利美声歌剧兴起之前，风靡欧洲乐坛的是巴洛克歌剧，其代表人物就是亨德尔（1685—1759）。他先后创作了三十部左右的歌剧，几乎凭一己之力，称霸英国伦敦数十年，盛况空前，影响深远。亨德尔是德国人，去世时被作为英国的民族英雄落葬，成为音乐史上的一大传奇。

亨德尔极盛时期的歌剧是如何模样？11月26日，由英国著名的古乐指挥家哈里·巴克特率领的英国合奏团，将上海作为亚洲首演站，于上海音乐厅上演了亨德尔歌剧代表作《罗德琳达》

（音乐会版），让申城乐迷领略了亨德尔歌剧的华美绚丽、绕梁三日之魅力。

相应于欧洲史上的巴洛克艺术风格，亨德尔的歌剧不乏铺张华丽，戏剧情节的推进有时不免简单化和程式化（相对于当代戏剧），尤其是返始咏叹调的大量运用，在满足了观众的听觉感官享受时，却也阻碍延滞了情节的发展——所谓返始咏叹调，就是一段歌词反复演唱——这是导致巴洛克歌剧后来一段时期退出歌剧舞台的一大原因。然而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自从上世纪乐坛逐渐恢复亨德尔等巴洛

克歌剧演出后，巴洛克歌剧，尤其是亨德尔的歌剧，再次成为一大热门和显学，人们发现，亨德尔歌剧层出不穷的美妙唱段和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刻画，在当今依然有着独特价值和声乐享受。这其中，《罗德琳达》更是作出了显著贡献——据历史记载，上世纪正是最先上演了《罗德琳达》并大受欢迎后，亨德尔的其他歌剧才得以陆续复演，由此开启了亨德尔歌剧的现代复兴。

三幕歌剧《罗德琳达》讲述了发生在七世纪的故事：主人公罗德琳达嫁给了米兰国王贝尔塔里多，但贝尔塔里多的王位被公爵格里莫多篡夺，后者并企图强娶罗德琳达为妻，此事得到了心怀鬼胎的德灵公爵加里巴多多的助力，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阴谋、曲折、误解，最终罗德琳达忠贞的爱情经受了考验，坏人加里巴多受到惩罚，贝尔塔里多恢复了王位，格里莫多则因悔悟而获得谅解。这部歌剧共有六位主要人物，除了以上四位，还有贝尔塔里多的妹妹艾德维娅、忠仆人乌努尔夫。

音乐会版歌剧没有布景和道具（对以注重唱段为主的亨德尔歌剧来说，大部分都适合用音乐会版的形式来演出，这也从某种角度揭示了亨德尔后来更多创作清唱剧的原因）。六位主演的演唱和表情都非常投入，很有角色感：

女高音露西·克劳饰演罗德琳达的忠贞爱情，假声男高音叶斯廷·戴维斯饰演贝尔塔里多的执着深情，假声男高音阿瑞·努斯鲍姆·科恩饰演乌努尔夫的忠心耿耿，男高音埃里克·费林饰演格里莫阿多的蛮横而又不失人性，女中音克里斯汀·莱斯饰演艾德维娅的单纯，低男中音布兰登·塞德尔饰演加里巴多的阴谋狡诈，都表现得形神兼备，入情入戏，肢体动作和人物表情非常丰富，有效显示了剧情的变化和发展。其中第一女主角露西·克劳饰演罗德琳达，第一男主角叶斯廷·戴维斯饰演贝尔塔里多，表现出极高的声乐演唱水平和造诣。整部《罗德琳达》六位主演精彩唱段层出不穷，耳不暇接，而每一幕中更有精彩中的精彩。比如第一幕戴维斯饰演的贝尔塔里多咏叹调：“你在何处，我的爱人”，层次丰富，音域宽广，跌宕起伏，声情并茂，拓展了我们原先对假声男高音的固有定义，戴维斯不愧是当今世界乐坛假声男高音的翘楚。第二幕结尾前他与露西·克劳的二重唱：“让我紧紧拥抱你，你情我义，忠贞不渝，深情款款的演唱千转百回，犹如天籁之音，美妙无比，以致唱毕落幕，我还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第三幕露西·克劳演唱的“如果我遭受的痛苦还不够”，那种痛苦绝望之情连绵不断，一唱三叹，感天动地。一般来说，返始咏叹调因为词语重复，

唱到后面会有啰嗦之感，但这里的重复却将人物内心的绝望层层推进，非但没有重复啰嗦之感，反觉这是人物内心此时此刻最真切的表现，而露西·克劳演唱到最后的一个变调“甩腔”，更是将尾声推向一个惊人的高潮——技艺绝顶！

本场演出的中心人物哈里·巴克特既是指挥（兼羽管琴），又像导演，他的一招一式尽显精湛，最有结构感。英国合奏团是著名的古乐团，他们每年要进行亨德尔作品国际巡演，从2023年起又开始了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：录制亨德尔的全部作品并将打造一个开放的网络曲目库。因此，由英国的古乐团来演奏亨德尔作品，最原汁原味。英国合奏团的此番现场表现令人心醉：音色醇美，韵味十足；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；声部与声部之间、乐手与乐手之间，严丝合缝，配合默契，一个乐队就像是一件乐器在演奏。有乐迷说，这场音乐会就像欣赏了两场演出，仅乐队就够值了。

亨德尔歌剧在国内很少有上演机会，以往我们更多的是看视频、听音乐，这次现场观赏，最大的体会是：除了现场的声场，歌手和乐队的水平和风格的把握，对演出亨德尔作品尤其重要。这次真正品尝到了亨德尔歌剧盛宴的美妙滋味。这必将是一场令人念念不忘的演出。